

第一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述

1.0 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讨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首先应该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一个简略的介绍，以便使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知之较少的读者能够阅读以下的内容，而对于已经基本掌握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读者来说，可以直接进入第二章，或者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即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部分）。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继承了约翰·弗斯（John Rupert Firth）的功能主义思想，同时参考和兼收欧洲功能主义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法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的思想和理论，由费斯的学生，伦敦学派的一批学者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由于韩礼德（M.A.K. Halliday）是最早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其理论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观点最全面、系统，所以客观上他的理论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人们一般把他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据此，我们的理论介绍主要围绕韩礼德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模式来进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从历史渊源上讲，主要来自于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Plato）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语言学与人类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渊源关系，主要研究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以可接受性和实际用途作为理论化的

标准，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逻辑学思想形成对立关系。后者强调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流派的角度讲，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实际上是对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伦敦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伦敦学派的创始人是约翰·弗斯。他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语音学系做研究，后来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工作，并于1944年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通语言学教授。弗斯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他在伦敦大学工作期间形成的，他和他的同事在那里工作多年，培养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如韩礼德、格里高利(M. Gregory)、斯宾塞(J. Spencer)、赫德逊(R. Hudson)和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等，所以以他为首创立的语言学派称为“伦敦学派”。在他的众多学生中，韩礼德独树一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理论，创立了他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所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也称为“新弗斯学派”(the Neo-Firthian School) (Monaghan, 1979)

韩礼德在伦敦大学获得汉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于1947年到北京大学跟随罗常培教授学习汉语语音系学、词典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来到广州岭南大学师从王力教授研究现代汉语方言。1949年回伦敦在弗斯的指导下做博士学位。韩礼德从弗斯的思想中继承了他的语义思想和语境的思想，认为语言的意义和形式是由语境支配的，而且语言的意义是研究的重点。弗斯实际上是发展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935)提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理论，把它们引入语言学中并进一步理论化，形成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弗斯的语言学思想见解深刻，但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学理论框架。这项任务就落在韩礼德等人身上。

韩礼德的博士论文是《〈清宫秘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958) 其中可见‘情景语境’概念和以小句为基本单位的分析，已可以隐约见到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的萌芽。后来，他初步发展了以解释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的的分析框架，称为“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他的这个理论框架首先在其论文《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1956) 中提出，后来在《语法理论范

畴》(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1961)一文中定型。

阶与范畴语法主要是从形式上来描述语言结构关系,注重点是语言的表层形式。另外,还有语言的深层关系,及语言形式如何表达意义的关系。韩礼德在6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重新寻找改进理论的方法(黄国文,2000)。

韩礼德发现,阶与范畴语法中的4个范畴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和重要性。‘系统’表达语言的纵聚合关系,是语言的资源和潜势,是最重要的范畴。所以,他开始注重系统的描写,创立了他的系统语法。

阶与范畴语法的4个范畴中的‘结构’是表达语言的组合关系的概念。结构是从系统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从系统中选择的特征是结构或结构中的功能成分。对结构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从结构内部的形式关系来研究结构,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其局限性已经在过去60年的语言学研究中得到证实。韩礼德认为,对系统特征的选择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促动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运用语言和语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开始进行语言功能结构的描述,创立了他的功能语法,在1985年出版了他的《功能语法导论》,1994年再版。

与美国的主流语言学流派相比,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其独特的特点。韩礼德认为,在语言学研究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着眼于个体之间(inter-organism),一种着眼于个体之内(intra-organism),两者应该是相互补充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主要着眼于个体之间,是从社会文化和人文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则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内,是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Halliday, 1978)。

1.1 基本语言学观点

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韩礼德形成和发展了他自己的一些语言学观点和思想,归纳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1 语言的符号性

韩礼德多次强调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应该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解

释语言。符号学的创立在西方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最早提出符号学理论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是他们开始把语言看作研究的客体，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开创了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语言的先河。但斯多葛学派是从符号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符号的，他们把语言符号看作独立的个体，注重研究个体的符号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性质和功能。直到今天，符号学研究仍然没有跳出符号个体的范围。索绪尔（Saussure）本人提出了语言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提出了研究符号的聚合关系的重要性，但其研究重点仍然是个体的符号特征，如能指和所指。皮尔士（Pierce）的三角理论也没有跳出符号个体的圈子。而韩礼德特别强调语言符号的系统特征，提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意义潜势，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一方面，它像建筑、美术、舞蹈、音乐、文学、民俗、礼仪、商品交换等一样的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它还具有表达其他符号系统的能力，因而是一种系统的系统，是把各种意义系统综合起来的工具，是人们赖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在承认语言具有共性特征的同时，还必须承认，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其独自の逻辑系统、修辞方式和美学价值，所以它不是某一理想化的逻辑或西方文化的衍生物。

1.1.2 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的共性特征，注重研究语言的共核（common core），提出了研究语言的普遍特征（language universals）的概念。然而，每个语言又都是不同的，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意义系统上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殊性。韩礼德强调正确理解两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语言功能的区分和对语言的逻辑部分的循环性结构的分析具有普遍性。而他则更注重语言的变异性，把语言的变异性分为两类：方言和语域。由讲话者的不同而形成的语言上的差异是方言的差异，如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域而造成的讲不同语言变体的现象；由于社会地位、从事的工作、性别、年龄等差异形成的语言变体以及时代不同而导致的语言差异。这些由不同的因素形成的方言变体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称为个体方言（idiolect）。方言能够反映社会结

构，即社会层次关系。从其语言特点的角度讲，方言主要表现为形式特征，即词汇语法和音系特征，而不是意义特征（即不是概念意义特征）。方言是一个言语社团保持社会结构和内部认同的主要因素，所以言语社团的成员都对自己的方言抱有特殊的感情和态度，一般把讲自己方言的人作为自己社团内部的人，而排斥讲其他方言的人。这也是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例证之一。

由讲话者所从事的活动、谈论的领域、所处的不同场合所形成的语言变体为语域，如从媒介的角度讲，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从场合上讲，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从所从事活动的领域来讲，是技术性的还是非技术性的；从讲话者的身份的角度讲，是礼貌的还是直来直去的等。简言之，方言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同样的事，其区别主要是形式上的；语域是用不同的方式讲不同的事，其区别主要是意义上的。

语域是根据用途区分的语言变体，是以社会过程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秩序，是根据不同环境讲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语域主要表现为意义特征，这些意义特征体现为不同的词汇和语法特征和音系特征。对语言特殊性和变异性的研究为语言理论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解释语言规律和规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采取了十分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一些对应术语的运用，如有标记（marked）与无标记（unmarked），典型性（typical）与非典型性（untypical），一致性（congruent）与隐喻性（metaphorical），普遍性（universal）和变异性（variant）等。如在英语主位系统中，陈述句的主语作主位为无标记主位，其他成分作主位为有标记主位。

1.1.3 语言的系统性

韩礼德系统的思想可以说来自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系统的概念。他认为，语言学是由几组不同层次的对立组合组成，包括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在内部语言学内是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在共时语言学内包括语言和言语，在语言内包括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各组对立关系可由图 1.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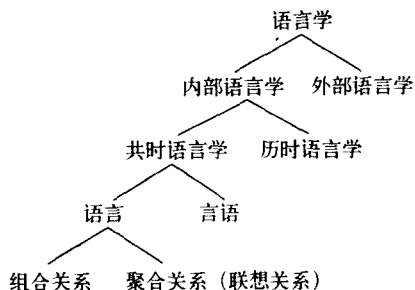


图 1.1 语言学各分支的关系 (Saussure, 1916)

索绪尔把抽象的‘语言’看作语言系统,与实际说出的话语‘言语’相对。但在系统功能学派中,“系统”概念有了新的定义,指语言的“聚合关系”,是一个意义潜势,是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网络。从有关系统中选择的结果是语言的结构。

1.1.4 语言的层次性

语言的层次性是语言的基本特征。是语言的层次性使语言区别于其他符号系统,使语言具有许多其他符号系统所没有的特征,如语言的生成性、任意性、移位性、交互性等。语言的不同特点和功能反映在不同的语言层次上。

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其系统功能语言学形成的初期,韩礼德认为语言包括三个主层次和两个中介层次。三个主层次是情景层、形式层(包括词汇和语法)和实体层(包括语音实体和字符实体);两个中介层次是语境层(即语义层)和音系层或者字符层。后来,他认识到,情景层和实体层实际上是在语言之外的,所以提出了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三个层次的划分方式。各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zation)关系,即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由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体现,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由对音系层的选择体现,对音系层的选择由对实体(语音、文字)的选择体现。

运用层次的观点可以使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从两个方面扩展到语言的外部。语义层是语言系统对语境,即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

现。那么，语义层就是一个语言连接更高层面的符号学的接面层。而语音文字是体现音系层和字系层的层面，所以与语言的实体联系起来。

1.1.5 语言的功能性

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于语言在人类交际中所完成的功能。‘功能’一词在不同的理论和领域有不同的理解。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意义：一是语言所完成的交际任务，一是语言单位在语言结构中的功能。从前者的角度讲，由于可以用语言来完成无数的具体任务，所以其功能的数量是无限的。从儿童语言发展的角度讲，儿童在呀呀学语时，其语言还没有发展成为成人语言，具有单一功能和具体化的特点。韩礼德在研究儿童语言发展时，提出了儿童语言的7个功能：工具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来满足其物质需要，获得物品和服务的功能，如表示“我需要那个东西”的意义；控制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控制他人行为的功能，如“给我做某事”的意义；交流功能，是儿童用语言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的功能，如“您好”和“见到你很高兴”等的意义；个体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兴趣、厌恶等的功能，如“我很高兴”等的意义；启发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来探索周围的世界、认识世界的功能，如“那是什么”等的意义；想象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来创造自己的世界和环境的功能，如“我们一块扮演医生吧”等的意义；告知功能，是儿童用语言来向他人提供信息的功能。

儿童在10个半月后向成人语言过渡，在18月后基本形成成人语言，其后初步发展成为完整的成人语言。成人语言的特点是其多功能性，即它要同时完成多项功能。韩礼德把这些功能归纳为三个抽象的功能，称为‘纯理功能’或‘元功能’(meta-functions)。这三个纯理功能分别是：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和谋篇功能(textual)。概念功能表示语言用于表达主客观世界中的过程、事物、现象等(经验功能)以及并列、从属、线形循环等逻辑关系(逻辑功能)等。人际功能表示语言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达，具体地讲，它表示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地位和亲疏关系、交际者的口气、

态度、对事物出现的可能性和出现频率的判断和估价等。谋篇功能是讲话者把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组织成语篇的功能,它使语篇内部形成一个语义整体,并使它与语境联系起来,成为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语言单位在语言结构中的功能指对构成一个语义系统起具体作用的语义成分,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由词汇语法来体现。体现概念意义的是及物性系统,包括行为者、过程、目标、环境等;体现人际意义的是语气系统,包括语气和剩余部分等成分 体现谋篇意义的是主位系统,有主位、述位两个功能成分,和信息系统,包括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两个功能成分。

1.1.6 情景语境

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创立的理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种语言根植于讲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社会和习俗中。不参照这些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就难以理解说出或者写出的语言。弗斯 (Firth, 1957) 以一个语言学家的身份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使其概括化和泛化,创立了他的语境理论。他认为情景语境和言语功能类型的概念可以概括为纲要式的结构成分,从而适用于各种事件。这样情景语境的内部关系可描写为:

(1) 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和人品,

(a) 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 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2) 有关的事物;

(3) 言语活动的效应。

韩礼德认为,如果我们注重语言系统的形式问题,如语法和词汇问题,那么其相互关系完全可以在语言内部解决;但如果把语言系统作为整体来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即属于同一语义类别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标记。由此,语义是语言形式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者情景。

所以,韩礼德发展了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35)和其老师弗斯的关于语境的思想,完善了他们提出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思想。在他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初期,语境是三个类别的汇合,即主题(thesis)、直接语境(immediate situation)和更广阔的语境(wider situation)。主题是说话的中心内容,所讲的事本身;直接语境是讲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更广阔的语境是讲话者的历史背景,包括社会、地域和时代等。后来,他把语境进一步概括化,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包括三个变项,分别与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对应。它们是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和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话语范围指实际发生的事件,包括谈话的题材,也包括外界的经历和内心的心理经历;话语方式指交际的媒介和渠道,包括修辞方式(rhetorical mode)等;话语基调指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角色关系,如教师/学生、上级/下级,和交流角色关系,如给予/求取等(Halliday & Hasan, 1985/89)。

1.1.7 语类

语类(genre)原本是一个文学用语(即语类),指文学作品的类型,现用于指所有文体的类型。由于韩礼德注重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作用,所以对语类的研究比较少,但他明确地在他的情景语境框架中称为“修辞方式”,把它划归话语方式的一部分。格里高利(Gregory, 1967)则在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项之下又增加了一个变项,称为“功能基调”(functional tenor)。后来,哈桑(Halliday & Hasan, 1985/89)和马丁(Martin, 1992)对它做了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1.2 基本语法理论

韩礼德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了阶与范畴语法。后来,阶与范畴语法发展成为系统功能语法,而系统功能语法又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2.1 阶与范畴语法

自60年代开始,韩礼德把语法描写理论归纳为两类阶和范畴,

这在语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1.1 意义

在阶与范畴语法中,韩礼德区分‘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形式意义相当于信息理论中的信息,但在语言学理论中不必像在信息理论中那样把信息数字化。一个项目的形式意义是该项目在形式关系网络中起的作用。一个项目的语境意义与“信息”无关,是该项目与非语言特征的关系。

1.2.1.2 范畴

在范畴分类上,韩礼德认为,语言在最高抽象层上有4个范畴:单位(unit)、类(class)、结构(structure)、系统(system)。这4个范畴相互关联,但无先后顺序和逻辑上的主次。

单位 单位指语言中具有语法模式的语段,它表现出有意义的规律性。语段有大小之分。大的语段由小的语段组成,小的语段(最低层次的除外)也可以划分更小的语段。在英语中,韩礼德区分句子、小句、词组/短语、词、词素5个单位,如在 Peter hit Tom on the head 中, hit 是一个动词,包括两个词素单位: hit 和过去时态。

结构单位 呈现一定的模式。模式的本质是线形的和重复的。在语法中,用来说明连续事件之间的相似性的范畴就是结构。在结构中,事件之间的关系是组合的,结构是组合关系模式的最高抽象,如 Peter hit Tom on the head 这个小句的结构是‘主语—动词—补语—状语’。

类 一个单位的结构中的序位是由次一级单位占据的。但在次一级单位中,只有某些成员可以占有某些序位。语言单位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中的活动可用以识别这个单位的‘类’;例如, hit 是一个动词类别。

系统 系统范畴旨在说明在一系列类似项目中为什么出现这一个项目而不是另一个项目。进入结构的语法关系的不是—份形式项的清单,而是这些形式项之间的抽象关系,即一个类系统。当结构中某一个成分需要某一类时,便要从该类的系统中进行选择,即当某个系

统的入列条件满足时，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中进行选择。类系统中的各个项目是相互排斥的。系统提供了将范畴与资料联系的必要条件。例如，英语的语气系统可以简略描述为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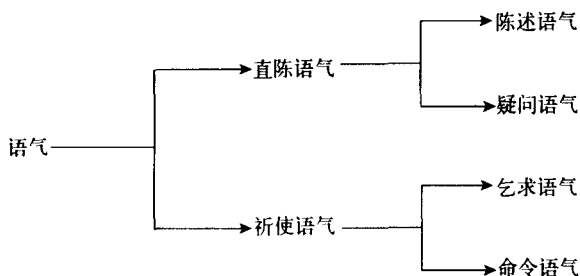


图 1.2 语气系统的系统网络

这个系统不仅表达分类关系，还表达在语言使用中的选择关系。例如，在需要从语气系统中进行选择时，首先我们要确定是选择直陈语气还是选择祈使语气；如果选择直陈语气，还要确定是选择陈述语气还是选择疑问语气。

1.2.1.3 阶

阶表示 4 个范畴之间以及它们与资料之间的等级关系，有 3 个类别，分别是级阶 (rank)、说明阶 (exponent) 和精密阶 (delicacy)。

级阶相当于等级体系中的概念，其意义是“包含”，指一个层次的系统包含下一个层次的系统的关系，包括某些形式上的、逻辑的先后次序，由最高层次的单位向最低层次的单位移动，是由级概念联系起来的，由类的标准划分的。在英语中，韩礼德区分 4 个级阶：小句、词组/短语、词、词素。某一个级阶的单位在下一个级阶起作用时称为“级转位” (rankshifting)。

说明阶 说明阶是将理论框架中高度抽象的概念与语言资料联系起来的。由于每个范畴都与语言资料各自有联系，所以可以有 4 个类型的说明阶，即单位说明阶、结构说明阶、类说明阶和系统说明阶。如 The old man has died 是小句单位说明阶。对语言形式的最

终说明是形式项，如一个小句。词汇语法的形式项由音系形式项说明，音系形式项由语音实体说明。

精密阶 精密阶是表示范畴的区别或详细程度的阶。它是一个连续体，其极限的一端是结构和类范畴中的基本等级，其极限的另一端是对该等级不能再作进一步区分的语法关系。精密度是可变的，它每增加一个等级就延迟了向说明项的移动，但增加了描写的语法性。精密阶适用于级阶的所有单位。例如，在图 1.2 中，语气系统的精密度低于直陈语气系统的精密度。

1.2.1.4 词汇

词汇项目与语法单位之间在说明阶上无绝对的对应关系。所以，应该把词汇与词分开。词是一个语法单位，它一般需要以词汇项为说明项。词汇项可以给多个语法单位作说明项。词汇范畴有两个：“搭配”(collocation)和“集”(set)。搭配表达组合关系，表示的是一种共现现象；集表达聚合关系，表示根据搭配对词的编组。

2.2 系统语法

1.2.2.1 系统网络与选择

从语法模式上讲，系统语法属于项目与聚合体模式(item and paradigm model)(Martin, 1987)。项目在此不仅指词汇，而是包括各个级阶和层次上的项目；聚合体也不仅指词形变化表，而是指各种项目的聚合体。系统语法的基本概念是系统与选择。语言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是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在语言这个总系统下有不同层次、不同精密阶的子系统。语言运用的过程就是对语言系统网络进行选择的过程。一个系统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各个选项之间的关系是排斥关系，即选择了这一项，就不能选择同系统中的其他项。系统网络有多种类型，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合取(conjunctive)系统和析取(disjunctive)系统。在合取系统网络中，要同时对两个或以上的系统进行选择。在析取系统网络中，从一个系统中选择就排除了对相同精

密阶的其他系统的选择。对某一系统的选择要满足“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通常上一个精密阶的系统中的一个项目作为下一个精密阶的系统的入列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一条件,才能对下一个精密阶的系统进行选择。这下一精密阶的系统从属于其入列条件。从系统网络的不同系统中选择的项目组合起来组成“选择表达”,可以由图表形式表示出来,称为“选择说明”。当所选择的项目不再作为下一个系统的入列条件时,选择就终止。

1.2.2.2 体现

从语义系统中选择的项目要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出来。或者说,从语义系统的选择促动了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从形式层次选择的项目用以体现语义层的选择项目。形式有两个层次: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所以,对语义系统的选择首先由词汇语法层的项目体现;词汇语法层的选项则由音系层的选项体现。最后对音系层的选择由实体、语音和文字,体现。体现不是一对一的体现过程,而是有融合(neutralization)和分化(diversification)现象。概括起来,在不同层次的项目的体现过程中,需要作如下6种情况的体现说明。它们是:插入(insertion)、联结(concatenation)、特指化(particularization)、功能派给(function assignment)、重合(conflation)和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1.2.3 功能语法

功能语法是对从系统网络中选择的项目及其所组成的序列在语言交际中的功能的研究。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在人类的交际过程中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功能。韩礼德把他们归纳为3种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

概念功能概念功能主要由语言的及物性系统和词汇系统中的词汇体现。及物性系统是把人们的在客观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经历分割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表明与这些过程相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它共包括6种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

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 (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 (verbal process)、存在过程 (existential process)。物质过程是做某件事的过程,有动作者 (Actor)、目标 (Goal) 两个主要参与者;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反应、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包括感觉者 (Senser)、现象 (Phenomenon) 两个主要参与者;关系过程是表示事物之间关系的过程,分为“归属”(attributive)式和“识别”(identifying)式。这两种关系过程又进一步分为“内包”(intensive)类、“环境”(circumstantial)类和“占有”(possessive)类 3 个类别。另外 3 个过程为次过程。行为过程是表示生理活动的过程,如呼吸、哭、笑等,它只有一个参与者:行为者 (Behaver);言语过程是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过程,有讲话者 (Sayer)、受话者 (Receiver) 和说话内容 (Verbiage) 3 个参与者;存在过程表示某种事物的存在,有一个参与者:存在者 (Existent)。

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主要由语言的语气 (Mood) 系统、情态 (Modality) 系统和语调 (Intonation) 系统来体现。语气系统主要体现语言的言语功能,如提问题、下命令等。韩礼德把这些言语功能归纳为 4 类:提供 (offer)、命令 (command)、陈述 (statement)、提问 (question)。这 4 种功能主要由语气系统中语气的变化来体现。语气结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语气和剩余成分 (Residue)。语气包括主语和定谓成分 (Finite) 两种。语气的出现决定语言的直陈语气,是交换信息的功能。主语在前,定谓成分在后决定小句的陈述语气,是提供信息的功能;主语在后,定谓成分在前决定小句的一般疑问语气,用疑问词表示小句的特殊疑问语气,两者都是求取信息的。语气成分不出现表示祈使语气,表达提供和命令功能。

情态由情态成分,如 will, could, probable 等体现,表示讲话者对其命题的肯定程度。其肯定的方式有两种:频率 (usuality) 和概率 (probability)。

语调通常对语气和情态起辅助作用,表示求取或给予信息或物品、服务等,或表示肯定程度。韩礼德把语调分为 5 个单主调、两个复合调,分别是升、降、低平、升降、降升和降—低升和升降—低升。

谋篇功能 谋篇功能主要由主位结构、信息结构、语态 (Voice)

和衔接(cohesion)体现。主位结构表示信息的起点或主题,由两个成分组成: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主位表示信息的起点或主题,述位是对主位的进一步陈述。信息结构表示信息的发展和分布。在语言中,信息的传递是由一个个信息单位完成的。每个信息单位由两个成分组成:已知信息(Given)和新信息(New)。新信息是要传递的主要成分,已知信息是引导成分。语态表达信息的组织方式,有主动、被动、中动3种语态,同时也反映我们对经历的认识和组织形式,所以也被认为是体现经验意义的。主动语态要求动作的发出者作主语,它通常也是主位,被动语态要求动作的接受者作主语,同时也常常是主位。中动语态表示动作的接受者总是主语,是主要成分,在表示事件自然发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衔接表示组成语篇的成分之间语义上的联系。韩礼德把这种联系归纳为5种:指称(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后来,哈桑扩展了此理论,又包括了结构衔接,如主位结构、信息结构之间的语义联系,和有机(organic)联系机制,如相邻对(adjacency pair)等。

1.3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80年代中期趋于成熟,其标志是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1985/94)的出版,其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已经基本形成,在基本理论趋于稳定和完整的前提下,在其后的十多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以下许多方面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如语域和语境的研究、批评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评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语篇衔接理论的发展、语用学的再认识、形式主义的态度、认知理论的研究、疑难问题的解决、计算语言学的发展等。

1.3.1 语域理论的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和语域理论是相互联系的。韩礼德一直把语域看作一个意义概念,是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来支配的。哈桑(Halliday & Hasan, 1985/89)同意韩礼德的观点,把语域和语类看作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即都是意义层次的概念,是一个

意义构型 (semantic configuration) ,与语境构型对应。但马丁在讨论语域与语类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语域是情景语境的代名词,是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集合。由此,他建立了一个表达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框架,把语类看作文化层次的概念,是观念形态的表现,而把语域看作语境层的概念,是实现语类的。但欧德乃尔 (O'Donnell) 明确认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是语境的内涵。由于语域也是按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来定义的,所以语域可以看作是语言在一定语境下的体现形式。语境是由意义体现的,所以语域还主要是意义特征,同时它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特征 (胡壮麟, 1998)。然而,马丁的观点,由于其在研究语类与写作中运用了这个框架,所以得到许多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工作者的认可。现在,这个概念的归属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也激发了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1.3.2 语类理论的发展

哈桑 (Halliday & Hasan, 1985/89) 认为,语篇的语类结构也是一种意义结构,由一种与该语篇的语类相联系的结构成分组成的定式组成。语篇的语类结构与情景语境的语境构型 (contextual configuration) 相联系,是由语境构型决定的。图 1.3 说明了语类在语言系统中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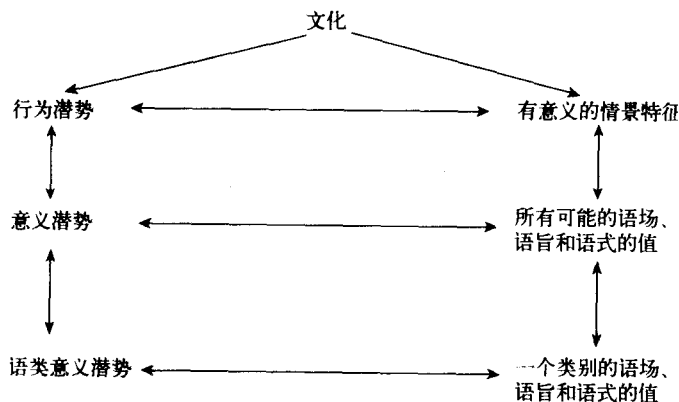


图 1.3 文化、意义和情景 (Halliday & Hasan, 1985/89:100)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文化指‘文化语境’,它决定行为潜势,即决定行为潜势中有意义的情景值。行为潜势是做事、说话和存在的方式,既包括语言行为,也包括非语言行为。意义潜势是行为潜势在语言中的体现,所以只指由语言体现的意义,是情景语境在语言交际中的价值综合。语类意义潜势是意义潜势的一部分,表示某个情景语境内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哈桑认为语类不包括非语言行为,是一个情景类型产生的语篇的统称,所以和“语境”基本是同范围的。

个类别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综合就是一个语境构型,决定一个语类结构潜势。语类结构潜势包括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和重复成分。必要成分及其顺序是决定语类的。如果语类结构的必要成分及其顺序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新的语类。例如,商店购物型的服务交流语类的结构潜势是:

[(G) · (SI)^] [(SE ·) {SR ^ SC^} ^S ^] P^ PC (F)
 [(问候) · (买卖起始) ^] [(询价 ·) {要求购买 ^ 同意购买 ^} 卖
 ^] 买 ^ 买卖结束 (结尾)

符号说明:

() = 可选成分; [] {} = 表示范围; · = 顺序可变; ^ = 表示顺序; ↶ = 可重复

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是从语篇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所以无法解释在许多情况下,交际事件中间突然停止,从而使交际失败的情况和是什么原因使交际终止。针对哈桑理论的这一缺点,莫汉(Mohan, 1986)和范特拉(Ventola, 1987)提出了流程图理论,把语言交际的过程以流程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例如,莫汉对商店购物对话交际用图1.4的流程图表达(Mohan, 1986:59)。在此流程图中,有3个关口可以中间退出交际事件,使语言交际结束。他们分别是:当买者不需要购买货物时;当买者需要,但商店无货时;当卖者有货,但买者拒绝购买此货物时。此后,范特拉(Ventola, 1989)和福塞特等(Fawcett et al, 1988)又对莫汉的模式进行了修正,但其结构模型是相似的。